

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成就未来

## 记江都三地

王慧琪

麻条石铺就。小街跑到头,有一座闸门高吊的水闸,卖鱼卖螃蟹的基本都集中在这里。要回扬州家里了,这一天母亲总会买一点时鲜的菜蔬,菱角呀扁豆呀山芋呀,还会有螃蟹,那时的螃蟹真便宜,好像只要几毛一斤。她胆子小,总让卖螃蟹的把蒲包扎扎紧,不让蟹脚伸出来。母亲拎一只长方形的藤条篮,每次回去都装得满满的,姐弟几个都在家盼着呢。

从张纲到江都,走小路约莫六七里地,那条道我们母子走过不少回。也有班车可乘的,估计母亲还是为了节省点钱吧。

对张纲我始终怀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我想这是因了母亲的缘故。若干年后,母亲不在了,有一回我和妻子特地从扬州打了车,专程去了一趟张纲中学,想找寻母亲当年生活的痕迹。比如住过的宿舍,教书的课堂,或者曾经的同事,可惜都没能如愿。一切皆不复再现。那片春天里能嗅到泥土芳香的校园,和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场景,只能去记忆里寻找了。

## 嘶马

没有确切地考证过这个地名的由来,倒是听说过几种不同的版本。归结起来,似都有点悲壮的色彩。

在江都工作了五年多,好像每年都听到嘶马塌江的消息。分管农业和水利的副县长,七八月汛期来临时,十天半月地回不了

## 张纲

我少时曾随母亲在张纲有过多次时间不短的小住。母亲在张纲中学教了十几年的书。母亲的好多同事,我至今还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甚至记得哪一家有几个孩子。

我当时写的作文,母亲拿给语文老师教得最好的张松卿老师看,请他修改指点。老师们都挺喜欢我,因为他们看得出母亲有多疼我。母亲教的是英语,那些年正值文革前后,学生们都觉着学了无用,认真学的不多。但母亲依旧尽了心地去教,有一两个用功的,常来母亲宿舍请教,她因此而显得特别开心。

和母亲同宿舍的马老师,年轻时挺漂亮的(我见过她挂在墙上的照片),可惜脸上有几粒麻子。丈夫在南京工作,听说是个工程师。记得那年长江大桥才通车,母亲带我去看大桥,在马老师南京的家里还住了一晚。

学校里,母亲是公认的好好先生,从来没和谁红过脸,见谁总是笑眯眯的。伙食房那几个师傅见了我说,你妈妈人好哩!早上去打稀饭,捧着一只大号的搪瓷缸,轮到我们的时候,打饭的王师傅一准会多舀一勺。那稀饭一路端回去就慢慢稠了,母亲说里面放了些碱的。

逢到周六没课时,母亲会起早领我去街上。张纲是历史悠久的古镇,街两边有不少店面,一家挨着一家,街道由古色古香的



看去死一般寂静。那一段时间我正同妻子谈恋爱,其心境可想而知。天黑了我便关上门,趴在窄窄的条桌上,给远处那人一吐相思。竹墩的邮局很小,好像就一个工作人员,我的好几封信都是从此处发出的。那邮局的位置,如今脑子里还有大致的轮廓。

印象中,竹墩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几家出售日用品和农副产品的商店,断断续续的,勉强构成一个小小的集镇。早晨会有些附近的农民,把自家地里长的番茄、扁豆、丝瓜挑过来卖。而到了下午,小街上就冷清了。

当时回趟家十分不易,从竹墩到小纪,步行得一个多小时,也无别的选择,只能是跑路。到了小纪后,还要乘长途车才能回江都。而若回扬州,则还得个把小时颠簸的车程。

竹墩去小纪的路,有一段是田埂,只要下雨便泥泞不堪。其间还有两道蛮宽的河要过。有一次半路上下起雨来,被淋得够呛。

想起来都是些遥远的事了,也不知如今的竹墩是个啥样?小孙、小马他们几个都还过得好吧?

前些时候一位叫花善祥的,辗转同我联系上了,他是后来竹墩乡的文化站长,微信头像上看,人依旧少壮而精神。他为竹墩写了不少追溯历史、记录苍生的文字,几次邀我一定再去竹墩看看。

## 竹墩

竹墩,曾经是江都的一个乡,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划入临近乡镇,现在知道它的人可能不多了。它原属小纪区,与古镇小纪相距约十里,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当时江都县32个乡镇场中,属么弟的位置。

离开了三十多年还说它,盖因一段特别的缘分。

我大学毕业后分到江都,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团县委。第一次去蹲点,书记派我去了离县城较远的贫困乡——竹墩。7月份,正赶上四夏大忙。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大队部,成了我的容身之所。

大队部有里外两间房,里间原是通讯员小孙的宿舍,让出来给了我住。床是一块铺板,睡上去嘎嘎作响,虽挂了蚊帐,但蚊子特多,常睡到半夜起来拍蚊子。三顿饭去乡政府食堂吃,有几个干部天天能在那儿碰头。小孙对文学挺有兴趣,听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时不时会问我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大队团支书姓马,壮实且开朗,同我讲团支部的工作和团员青年帮扶五保户的事。时间久了,彼此熟了,包括家里的一些事也会对我唠。后来我回到县里,他还来过几次,带着花生什么的来看我。

在那儿蹲点,也蹲出了几篇稿子,写的是竹墩的事与人。其中一篇寄到团省委机关刊物《江苏青年》,编辑部很重视,让我和书记一道去了趟南京,谈这篇稿子的修改,随后不久便刊用了。书记乐得不行,证明他领导下的团工作取得了实绩。

白天到处跑跑还不觉着什么,一到了晚上就莫名地生出孤独。农民们都歇得早,四下里

## 听取蛙声一片

徐少平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古人写青蛙的诗很多,最出名的莫过于宋人赵师秀的这首《有约》了。每每读到这类诗句,就会唤起童年的回忆。

幼时,我住在乡村,春夏时节,天气转暖,雨水频频,乡村里的田地里,沟渠里,池塘里,蓄满了水。清粼粼的水,映着蓝盈盈的天,一派美丽的水乡风光。惊

到了4月份,青蛙们做好了准备活动,正式登场,开始演奏“青蛙奏鸣曲”了。夜幕下,开始是一两声低低的起鸣,如同交响乐团的领奏,接着,各种乐器渐次加入,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和声合奏。乐声或低沉,或高亢,或细腻,或粗犷,或圆润,或奔放。这乐声漾动着乡村朦胧的月色,撩动着村野孩子们的心,也撩动着农夫农妇的情。渐渐高潮迭起,一阵紧似一阵,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场

露天的田园演奏会,就这样唱响了。这天籁之声,形成了乡村夏夜的主旋律。那时候的农村,还是大集体时代。收获的

季节,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堆满了粮食。为了防止小偷偷盗粮食或者刮风下雨等情况出现,每户人家晚上要轮流睡到打谷场上,这叫“看场子”。轮到我家看场子,我总是主动要去,倒不是护粮心切,而是想和堂兄弟们一起捉青蛙。

彼时捉青蛙的人很多,我们

大脑里还没有环保的概念,课本里也从来没教过。黑夜里,拿上手电筒,网兜就出发了。白天青蛙只要听到一点点动静,你还没看到它,便呼地一声跳到田里了,远远地躲着你。夜里,青蛙的眼睛没有白天好使,反应也不敏感。听见蛙声,远远的,用手电筒照着它,它就不动,直到走近捉住它,才如梦初醒,徒劳地挣扎几下,便束手就擒了。第二天,就可以享受一顿美味佳肴了。

后来父亲不允许我捉青蛙,说青蛙是捕虫能手,一天能吃几十只害虫,人们应该保护才对呢。父亲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也是呀,从小在悠扬的蛙鸣声中长大,不感恩它们,却虐杀无辜,真愧对这些小生灵了,从此我决心再也不去捉青蛙了。及至长大又知道,青蛙体内藏有一种叫曼氏裂头蚴的寄生虫,人吃了这样的青蛙就会患病伤身,甚至失明,我更是不敢沾蛙肉的边了。

现在农田里青蛙渐渐少了,想想就有点可悲。据说是因为农村种田都用农药化肥,青蛙的生存环境、食物链受到破坏。更主要的是,有的不法分子为了盈利,贪婪地拿起屠刀,将这些田园卫士送上了餐桌。田里的蛙声,越来越稀薄了。

前不久,去老家一亲戚家吃酒,窄窄的田埂上,洒落一地细碎残阳。听到有悠扬的蛙鸣声,从远远近近的田间传来,越来越响,越来越亮。是的,是幼时熟悉的“青蛙奏鸣曲”,我一阵兴奋,哦,田园卫士又回来了。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看来,今年,会是一个丰收的年头了。

## 诗咏江都

## 江都风物诗三首

王兆根

波斯庄

一河碧水物丰饶,三庙香烟世代飘。  
七井甘甜人富庶,通行更有九张桥。

永济桥

乡贤积善建天桥,翠柳临风玉带飘。  
翘角飞檐龙戏水,鸣乡驿路任逍遥。

浦头梨园

袅袅软雨随风漾,摇摇雪花春入泥。  
新果挂枝期好梦,誓将苦涩化甘饴。

## 拥抱故乡

卞阿根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乡愁里的故事  
渊源流长

乡愁里的民俗  
谁会忘记一旁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乡愁里厚重的文化  
是写不尽的传承诗章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故乡的风景  
是花的海洋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乡愁里的民歌  
情调悠长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那深深的衷肠  
是解不开的情结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展开双臂  
拥抱故乡  
故乡里的人  
谁不爱自己的故乡



蛰一过,睡了一冬天的青蛙,惺惺松松地爬出了洞穴。此时,走在乡村广阔的田地里,随处可见鼓突着亮眼的青蛙,蹲伏在田边草丛,或者墙角里,一听到有动静,便倏地蹦跃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咕咚一声,潜入水中,平静的水面上,漾起一圈圈涟漪。

青蛙还是出名的演奏家呢。